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二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　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　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令狐愚　毌丘儉　諸葛誕唐咨

鄧艾州泰　鍾會王弼

王凌字彦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

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魏畧曰淩為長遇事髠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戸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

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淩為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為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

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獨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邃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謡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

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畧曰凌閻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

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
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魏畧載淩與大
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
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
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
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
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
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
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
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
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
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
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頂至當如詔
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大傅使

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白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為厲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别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

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典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

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媿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卬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黄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内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黄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説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毁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録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

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冦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冦婁敦遣

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渇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

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

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

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内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絶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

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詒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録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禄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下聞之

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宫内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内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强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吕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

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大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情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

等舉衆必下詔禁絶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

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遥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

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比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後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想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

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
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毋
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
符大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
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
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
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
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
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
豎所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邦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
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
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
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
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
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

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狠狽躑躅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欵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毋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

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屈甸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奐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毌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而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恭惡不足

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斃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慺慺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嘏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嘏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

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内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没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絶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

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

徙為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

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冦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

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

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

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
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

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鋭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内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内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

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

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内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内侯城内喜

且擾又日饑困誕洛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横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

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吴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

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畧者惟誅

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鴦一名俶晉諸公贊曰俶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俶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俶因誅楊駿誣俶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

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穎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弈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

里與語恱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

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遷尚書

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

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

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

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

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

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
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
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
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
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
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吴吴
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

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虚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

伏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

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令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
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
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
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
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
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
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

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乗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

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

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

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

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
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
以二十萬衆留劒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
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
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
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
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
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
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

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吴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吴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宫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吴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

地盡南海東接吴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吴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

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

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寛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大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絶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

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恊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

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搆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

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寃䰟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䰟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悦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凉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

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翰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交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

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泫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黄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

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荅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松

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

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
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
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令馳白文
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
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
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
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
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獵
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
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
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

業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

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賻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

與其家内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

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

說吴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

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

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

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

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

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

推寵固讓辭指欵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隷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

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

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
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
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
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
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
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

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
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
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
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

聽詁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曽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禽於秦

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
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
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禄而
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寛恕之德先惠後
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
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因逼
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
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

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油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

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沖廷尉荀綽兖州記曰沖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

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絶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

並進蹊路斷絶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

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畧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

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
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
各千戶會内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慠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
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
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
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

人下加猛将鋭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

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宫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内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

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苦洽反拜為散騎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

耳會遣兵悉殺所閑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鷂鷂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

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敕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

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

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義而往非存生也若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

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黄

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横為當時所稱每與弼語嘗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頴川人荀融難弼大

行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隅踰句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註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註道畧論註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註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

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

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志卷二十八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淩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宣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臣明楷按及字不可解疑爲反字之誤蓋謂令狐愚與王淩通謀之事單固知情也

毋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毋丘興到官○領元本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淑小字鴦○毛本作小名鴦

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册府作何

若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按

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為音字之訛

又注日欲俱舉分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

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頓所在○屈頓宋本作屈

順

吴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将軍幽州牧譙侯注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僞作高貴鄉公之弒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通鑑玄疇作玄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塹○毛本作血流盈野

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四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官按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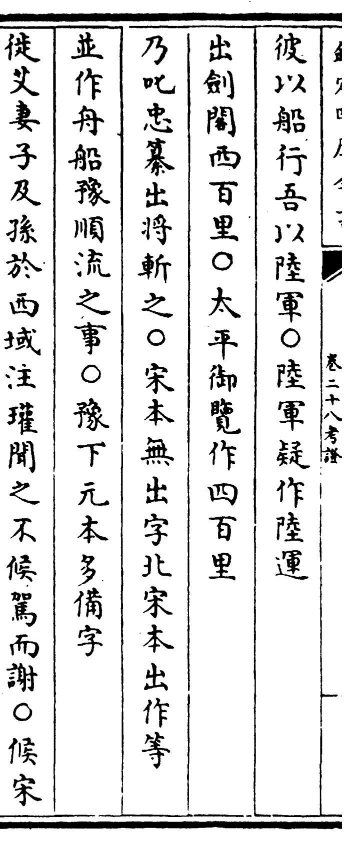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沘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引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疑作違

輒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

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

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

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擢聞之不候駕而謝○候宋本作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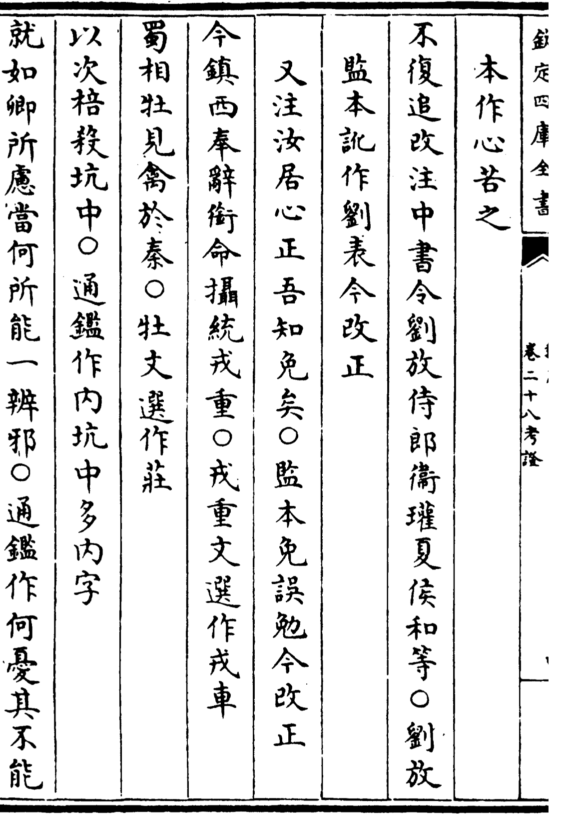
艾憮然不樂○憮監本誤撫今改正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民北宋本作

萌

謚曰壯侯注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臣浩按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調泰者當是鍾毓又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為尚書齊王初方官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泰典郡時毓已先踐八座恐不得屈滯相啁矣世語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遷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元



本作心若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衞瓘夏侯和等○劉放

監本訛作劉表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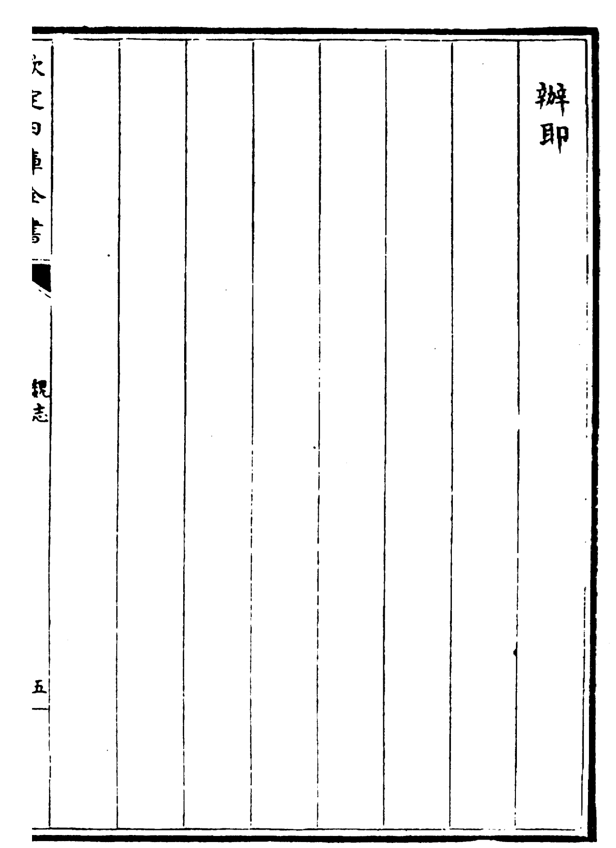
又注汝居心正吾知免矣○監本免誤勉今改正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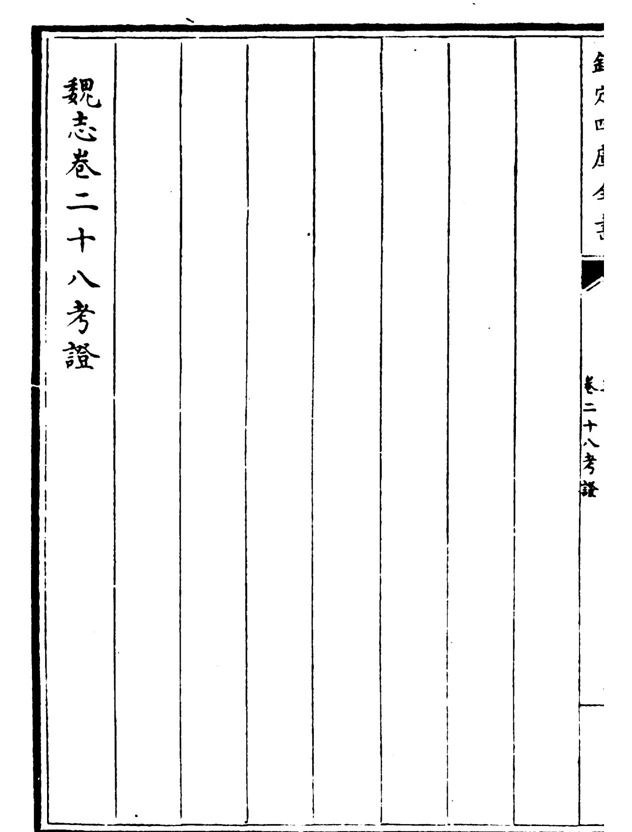
蜀相壯見禽於秦○壯文選作莊

以次棓殺坑中○通鑑作内坑中多内字

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通鑑作何憂其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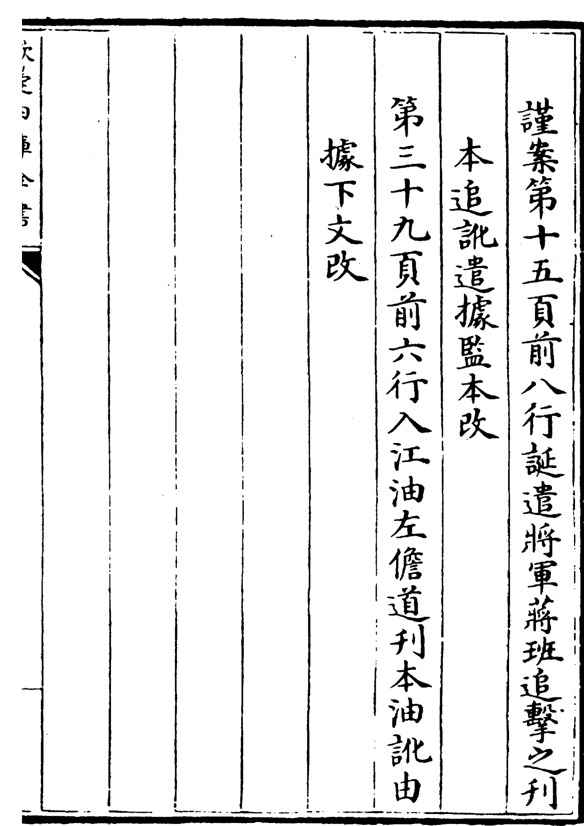


辨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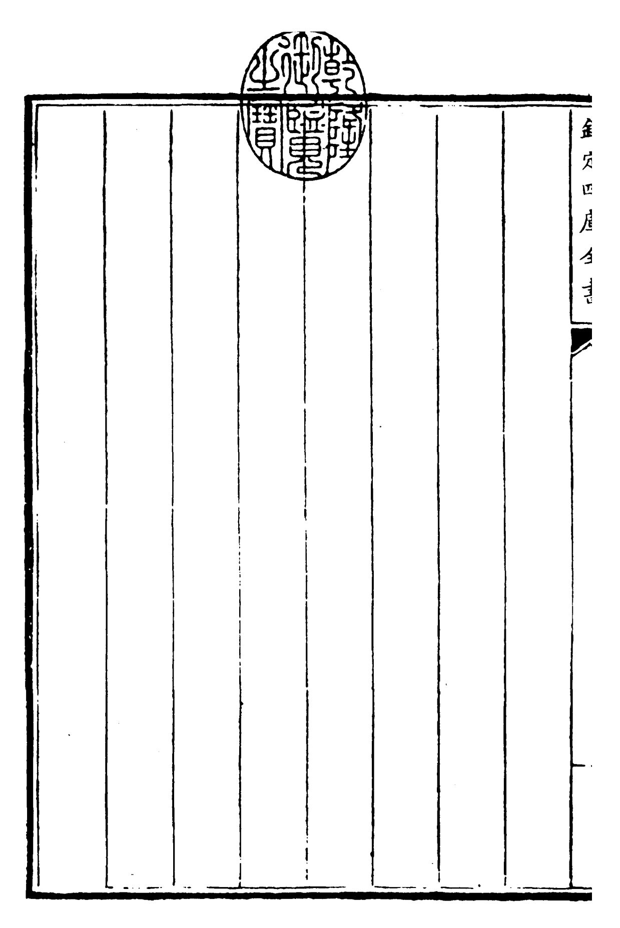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卷二十八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前八行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刋本追訛遣據監本改

第三十九頁前六行入江油左儋道刋本油訛由據下文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